

戊 4

7-2

中國醫藥八傑圖

海煦樓醫藥書畫初集

劉海粟題



博雅今推海煦樓
卽論六法異昔流
丹青別有精神寄
時代衣冠攷訂矧

癸未四月
八十翁沈恩孚書于二百餅齋



鄭序

海煦樓主宋君大仁，以所著醫藥八傑圖說見示，索爲之序。余受而讀之，既興然起曰：「余何幸得於斯世讀斯書耶！」圖凡八，醫傑圖四，曰：「稚川煉丹、仲景著書、元化剖腹、勳臣改錯。」藥傑圖四，曰：「弘景審藥、蘇敬製圖、慎微徵方、時珍殉學。」皆君所手繪，人像、器具、及其服用陳設，無不考諸圖籍，而有所據，各圖考釋，亦至精賅。夫國醫先哲如雨，方書汗牛，內外諸科學術，並至精深。惟因自秘，往往失傳，方技之士，淺試有驗，便以自足，不復深研；稍有得者，則又過神其說，以眩世俗，世俗莫明高深，轉懷迷惑；自西醫傳入，宣傳設備，較易動人視聽，遂漫疑國醫切學術，出於意斷，不合科學。君乃崛起，慮其垂絕於古醫藥之學與術而有昌明之功者，舉其傑出，形諸畫圖，著其故實，使天下後世讀是書者，若親接先哲之狀貌，舉止於千百年前，而知其煉丹如是，剖腹如是，審藥如是焉。其有功於中華醫藥之發揚光大，甯有涯涘！且圖寫故實，昧於考證，孔劍非木，自晉以來，已多笑柄，而君於千百年後，博搜旁證，務得其實而有據者，然後落筆，亦可謂篤於古，敬於藝者矣。君嘗自號曰醫林怪傑，夫豈稱傑於醫林而已哉！

癸未五月鄭午昌



中國醫藥八傑圖目次

劉海粟先生署端

沈信卿先生題詩

鄭午昌先生序

劉海粟先生序

范行準先生序

朱天梵先生序

自序

醫史四傑

一、稚川煉丹圖

范行準醫師題詠

葉勁秋醫師題詠

二、仲景著書圖

余雲岫醫師題詠

三、元化剝腹圖

洪貫之醫師題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八)

(一一)

(一二)



四、勳臣改錯圖……………(一五)

王吉民醫師題辭

黃葆戉先生題詠

藥史四傑

一、弘景審藥圖……………(一八)

葉遐庵先生題讚

二、蘇敬製圖……………(二〇)

夏劍丞先生題讚

三、慎微徵方圖……………(二二)

沈信卿先生題讚

四、時珍殉學圖……………(二四)

陳夔龍先生題讚

餘 潘……………(二六)

醫林怪傑



劉序

陸士衡曰：「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張彥遠曰：「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傳既往之蹤。」記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形，賦頌所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令見善足以勸，見惡足以戒也。宋君大仁擅醫術，而長文藝者也。刀圭之餘，作畫不拙，近著中國醫藥八傑圖，索序於愚，愚歷劫重歸，筆墨久荒，惟以宋君所著，意義深長，且用筆朴厚精奇，弈弈如生，亦人物畫上之新格！

三十二年六月

劉海粟於海上海廬存天閣



范序

今人生於千載之下，而欲想見千載之上之前賢往哲之爲人，則記傳文字而外，圖象尙矣。夫圖象之制，其事甚古，有爲聖賢節義之士而圖者，如文翁石室、武氏祠堂是也。有爲仙佛而圖者，如阮倉列仙、道宣佛化是也。有爲一鄉一邑而圖者，如會稽先賢、四明文獻是也。自此以降，若廣信先賢、吳中往哲、雲間邦彥、練川名人，皆志一方之爲世表儀者。若夫醫家，自唐宋以還，亦有名醫圖象之作，明龍峯自序醫學源流曰：「唐甘伯宗撰歷代名醫，自三皇始而迄於唐，繪列成圖，宋許慎齋又錄唐及五季宋金數代之人，如通眞子、劉元賓、潔古老人、張元素等，序次以續乎伯宗所作，名之曰歷代名醫探源報本之圖。」是其證也。然伯宗名醫慎齋報本，其書久佚，未知其詳。龍峯源流，存文佚象，今所見者惟明陳嘉謨本草蒙筌所附十數圖，或爲龍峯遺緒，而粗獷僅具人形，曷足美人高山仰止之衷乎？然則斯道之闕，亦已久矣！中山宋大仁君，治中西醫有年，兼好丹青，於診務之暇，作醫家四傑圖，說四傑者，元化、仲景、稚川、清任也。蓋猶趙那卿爲壽藏畫晏嬰、季札、叔向、子產四人於壁之意，以此四人爲君最仰慕者。繼又以弘景、蘇敬、慎微、時珍爲本草家之泰岱，因作本草四傑圖以表之，合爲八傑圖。說惟圖繪前賢，其事匪易，蓋時代綿邈，古人久已化爲土壤，曷從而繪其聲容笑貌？雖然，亦有道焉，襲其遺象，考其傳記，與夫參以各朝衣冠制度，則下筆之時，神與古接，使一顰一笑，一冠一履，恰如其分。大仁制八傑圖時，於此蓋三致意焉，故如重見其道德儀容，而揖諸几席之上，遇諸夢寐之中也。使攝影術未興之前，則大仁此圖，可謂傳神阿堵矣！然則是圖也，豈僅志人往風微之感，且將繼伯宗慎齋之絕軌，而爲藝林可傳之作矣！

癸未端陽前七日湯溪范行準



朱序

自歐風東邁，神州一切學術工藝，悉爲世之所詬病。而於舊有之醫學則以爲悠謬虛渺，不切實際之論。趨時之士，遂欲弁髦棄之，而惟西醫之馬首是瞻。雖予始亦嘗疑之，迨喪亂以來，遽荒閉戶，廢棄一切文字，間翻軒岐、倉扁、仲景、元化之書，然後知向之所疑，乃大謬不然，而深嘆我國醫術之自有真也。蓋古良醫之視疾也，外之察其動作、語言、聲音、笑貌、氣象、膚色；內之察其嗜欲、情性、五色、五聲、五味、五臟之應五輪；六府十二經脈之所終始；而又審之以陰、晴、寒、暑、雨、暘、雷、電，怪靈蠱獸，山居水栖，圭竇華廈，瘠肥老小，貴賤富貧，喜怒勞逸，堯天地氣運人事之變幻，而遍審其微。離婁之明，不能喻其察；師曠之聽，不能喻其聰；其視疾若斯之精也。其施術而製劑也，慎重輕，別生剋，調煮煉之火候，明水泉之美惡，辨土宜之易性，判萌芽之異施，而又佐之以九鍼，進之以剖割，申之以按摩，其施術若斯其周且遠也。是故心可易而腦可瀉，性可移而質可更，蓋未有科學之名，而早得科學之真際。以是知今之滄滄訛訛者，固未嘗窺中醫之闕，抑并未升西醫之堂者也。中山宋大仁先生，多藝多材，五卓越流輩，本醫國之弘願，憫斯民之疾苦，既精闡西方之醫術，更熟究祖國之方書，孜孜矻矻，以網羅放失，表章舊聞爲職志。又恐徒說之不足，以通觀感也，則出其丹青之妙，製爲圖象，凡醫史四傑，藥史四傑，更遍攷其行誼著述，而詳爲之傳。蓋八賢者，實爲我國歷代醫界之宗匠，其學術著述，俱卓然別有發明，以方西士醫哲，當無愧色。然則是圖之傳，不特使讀者油然深高山仰止之思，即彼世之目論耳食者流，將亦恍然於我國醫學之自有真也。其闡潛表幽，深思好學，誘掖不倦，可爲至矣。昔曾文正嘗擇古賢，繪爲聖哲象，朝夕瞻對。其後曾公學術事功，或有過於畫象中人者。今宋先生既學貫中西，而又手繪八傑以志宗仰。他日推其銳敏之心目，湛深之學理，正確之剖斷，以滙全球醫學之通，後之視今，不將並八傑而爲九哉！予故樂得而爲之敘。

中華民國卅二年歲在昭陽協洽清和月

上海朱天梵



自序

予幼時酷嗜藝事長從鄉先達吳松壽夫子遊嫩綠淺黃略窺門徑濡毫潑墨僅足怡情而洗胃滌腸更堪濟世於是學並中西專攻胃腸病科問世以來日少暇晷藝事荒蕪久矣邇者世變日亟禍亂頻仍愧乏醫國之方復無療世之術搔首踟躕未能遣此不禁故態復萌重彈舊調聊以解嘲非敢附庸風雅強作閒情也

至於醫藥書畫之衷集僅以書畫而涉乎醫藥者爲律我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擅醫藥而兼事丹青者有之或長書畫而術善岐黃者有之若廣事搜羅亦必汗牛塞宇惜前人皆未及此散佚滋多爲可憾耳予既嗜痂成癖恒於刀圭之餘輒伸紙濡毫聊抒胸中鬱勃之氣工拙所不計也積時既久蔚然可觀爰特選其意義之較雋永者付諸梨棗敝帚自珍且誌爪泥云爾時在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

中山宋大仁識於海煦樓



中國醫史四傑圖

夫地方掌故，先賢事跡，得以流傳後世，爲人傳誦者，文章紀述之外，則繪事尙矣；言其價值，文章猶不過記事而已，能將先民活動之歷史，真相躍然紙上，留傳今日者，厥惟繪事。畫像之傳，其事甚早，漢武梁祠已有古代帝王人物之像，惟勒之碑碣，今其石尙存，至若以畫幅裝璜卷軸，供人欣賞，當在唐代以後，後世鑑賞之風大盛，舉凡金石碑版文物圖籍咸在收藏之列，好古之士，每以畢生精力，從事於此，而制度人物多賴繪事以傳。惟非出名人手筆，不見重於世，蓋收藏之旨，初僅欣賞而已，無關攷古，故尋常描寫地方風物掌故之圖畫，散失頗多，轉不爲人所重，降及清季，有聖哲及當代名人像傳之製，其形容笑貌，如親醫欸，然圖繪先代名賢率皆以意爲之，並無攷證事蹟，服裝陳設更不合乎彼時環境，幾爲純藝術作品，而無歷史價值矣。竊嘗欲蒐集歷代先醫畫像與醫史掌故，各繪專幅，彙爲大觀，但吾國醫家雖代有名人，求其有特殊業績，足以表彰者，更不多觀，有之而其事蹟又未易以丹青寫出，或竟無畫像可憑。若事涉荒誕，更無論矣。故先醫事蹟可爲某一時期之代表，在醫史上確有價值，又可以繪事描寫而不荒誕者，僅得數人，今先成張仲景、華佗、葛洪、王清任四幅。所以獨先此四人者，蓋有故焉。仲景爲醫林宗匠，生當漢室衰微之際，羣雄割據，連年戰亂，其族人多以疫死，所著《傷寒卒病論》一書，卽爲應付當時流行甚烈之傷寒病而作，其書流傳至今，幾經竄亂，雖已非原本，要爲吾國傳染病專書之最古者；若元化精於外科，爲國人所習知，則仲景、華佗者，適可代表吾國內外科之人物。至於稚川，以煉丹著名，並精醫術，古時煉丹之術，無殊於今日化學之操作，固亦卓然有實驗精神者，惟目的在求長生，與西歐古代方士因煉金術進而爲今日精密科學者有間矣。以言內景，則內經記載錯舛百出，未聞有疑古精神加以改正者，獨有清王清任別具卓見，但解剖人體爲當時法律所不許，乃敢獨排衆議，就屍體內臟暴露於外者，親加體察，取而圖之，實輒近吾國醫家實驗生理解剖學之前驅，此余有先取此四家事蹟，以繪成畫幅之微意也。惟一畫之成，已數易其稿，其衣冠道具，必以歷史眼光出之，雖纖細事物，亦幾經改訂，蓋擬古寫景圖畫，第一須注意其衣冠及陳設道具，是否適合其時代，吾人生今之世，服清之服，行夏之時，固無礙也，若使商湯、衣胡人之服，譜胡笳之曲，寧非貽笑方家。若夫畫像亦俱有來歷，仲景像據明刊張卿子《傷寒論》首附之名醫像，華佗像則本故宮所藏南薰殿畫像者，葛洪像採自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圖》，王清任像則據醫林改錯之附圖。各人形容笑貌果否如斯，雖無可驗，但亦取其現存圖幅之最早者，既以竭吾人之心力，或亦可無大過矣。畫成誌其顛末如此，尙希博古方家哂正之。已卯冬月



稚川煉丹圖



醫史四傑之一

稚川煉丹圖說

我國煉丹之術，肇始於戰國秦漢，成熟於晉時葛洪。煉丹之旨，每求長生，今日西洋化學，亦從古時煉金術而來。旨在長生者則與醫藥有至巨之關連，初非專心壹志於黃白物者之漸趨於化學之途也。

葛洪字稚川，號抱朴子，晉之丹陽句容人，晉書有傳，記其享年八十有一，少好學，遭父早喪，飢寒困瘁，躬執畊穡，又遭兵火，遺籍蕩盡，乃伐薪買書，又徒步行借，夜必書寫誦讀，遂以儒學知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先從其從祖玄徒鄭隱學，後師事南海太守鮑玄，既精化煉，兼綜醫術，石冰之亂，洪起兵平之，遷伏波將軍，時年纔二十餘耳，後又賜爵關內侯，洪皆傲屣視之。迨至三十歲後，即寫定抱朴子以下各書，綜數百卷，史稱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非過言也。暮年欲煉丹以祈遐壽，求為勾漏令，途至廣州，為刺史鄧嶽留，不聽去，乃止羅浮山，煉丹優遊閑養，著述不輟，洪雖未仙去，而山川則以是顯矣。總洪所學，儒學與丹術成就最大，而醫其小者。洪化煉之說，今尙見抱朴子內篇，所言亦有合今日科學方法者。葛洪之學雖與中醫無多影響，但今日外科醫習用之升降二藥，即煉丹術之遺法耳。其所著肘後方已詳記天花之症狀，流行之經過，為世界記載天花最早之人。

本圖背景所用之器物，悉有所本，抱朴子金丹篇云：「合丹當於名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戒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穢污，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謔神藥，藥不成矣。」煉丹之爐灶亦曰鼎，據感氣十六轉金丹（是書乃元明時的著作）所說：「最下層高一尺二寸，闊五尺五寸，中層高一尺，闊四尺五寸，上層八寸，闊三尺五寸，在壇上置藥爐，藥係置於砂合中。」圖中狀如煙囪，外作橢圓形者，乃為砂合，又名神室，亦名混沌，即今所謂反應室者是。丹灶外尙有三事，古之術者，頗尊視之，今則知其為事不相干之點綴品也，一為壇下土中預埋辰砂二十四兩，二為藥爐邊際之古劍，三為藥爐背面所懸之古鏡，今以掛鏡不易辨認，乃以拾鏡易之，所以便觀覽也。背面之符，即抱朴子入山符。位僮右旁者為未濟爐，見稚川真人校證術。洞口左旁者為既濟爐，見丹房須知。爐側較小者為蒸溜器，用以蒸溜水銀，與今之蒸溜器異。洞中有鹿，乃取板橋詩：「鹿鳴天剛白，童守一爐丹。」句。古人每以鹿為仙之象徵，所以表其長壽之意也。葛洪之像乃摹於



元時王蒙稚川移居圖。要之本圖取材取意，皆非想像得之者可比。予友范行準君曾題其事曰：

華闕峨峨未可攀，衰齡稽足博羅山，幾經灶煖飛金餞，不見丹成換玉顏，漫有神方懸肘後，空傳仙跡鬧人間，化生羽翼雖虛事，煉史終推第一班。

葉勁秋君題詠云：

我愛句容抱朴子，丹砂早已傳交趾，點金漫說擅歐西，化學還須溯中史。

予亦有句云：

辟穀爭傳晉葛洪，非關導養詡奇功，方成肘後留醫鑑，丹煉長生奪化工，

早見天花繡海外，惜無神術比歐風，羅浮未許尋仙跡，且向丹青辨異同。

觀此，則神仙怪誕之說，雖不足爲訓，然其化煉研究，兀兀窮年，固亦卓然有實驗精神者歟？

仲景著書圖說

漢時張仲景遺有傷寒論及金匱玉函經兩書爲我國湯液方之最早者，遂爲我國醫者之宗，自晉唐以來，無異議也。醫林列傳有言曰：「其文（指傷寒論）簡古奧雅，古今治傷寒者，未有能出其外者也，其書爲諸方之祖，時人以爲扁鵲倉公無以加之，故後世稱爲醫聖。」劉元素亦曰：「仲景者亞聖也。雖仲景之書未備聖人之教，亦幾於聖人。」醫聖之名既定，仲景之譽彌隆，而我國之醫學，愈益不堪聞問矣。張潞玉曰：「古來講仲景氏之學者，遞代不乏，名醫衍釋之義日多，而仲景之意轉晦。」一旨哉言乎！惟以聖字範圍人心，乃後之治此者皆桎梏不能自由矣，所處之天地，固圍而已矣。間嘗推原其故，乃傷寒定名之有失於切當也。夫傷寒論，初非專論傷寒一病而已，所包者廣，惟以寒字傷字印定眼目，治之者乃囿於傷寒二字之字義，望文生訓，強作解人，穿鑿附會，所以我國醫學之去實際，愈趨愈遠，豈知熱病者皆傷寒之類，傷寒乃雅士之詞耳。夫眞傷寒病之因，因於桿菌之侵入於腸所致，與風寒初無多大關聯，傷寒論之六經，僅集合若干症候而以六綱分之，於陰陽亦無甚意義也。昧者不察，反於是處妄生議論，則瓜葛自多，且所謂三百九十七法，王安道曾細爲計數，亦未盡合，故仲景傷寒論於我國醫學，不得不從新估計之也。

張仲景名機，後漢南陽人，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范陳二史，俱無專傳，故其生卒無從懸斷，攷太平御覽引何顒別傳言：「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顒南陽人，與自序言南陽合，又言仲景勸王粲服五石湯，甲乙經序亦言之，范史言粲年十七依荊州劉表，表，粲祖，賜弟子，賜嘗爲南陽太守，見范史及三國志裴注，然則粲之依表，仲景之勸粲，皆以有舊誼故也。三國志劉表傳，又載長沙太守張羨反，裴注引英雄記曰：南陽人，是仲景而外，南陽張氏亦嘗有守長沙者矣。仲景所謂宗族素多者歟？其守長沙或在劉表破羨之後乎？仲景之名，深入人心已久，仲景之書，風靡全國，故其影響於我國醫藥至巨且大。畫成余雲岫先生賜以題辭：

洸洸仲景，湯液之宗，憲章河衡，祖述黃農，炎漢之季，喪亂洶洶，疫癘戕賊，銛彼矛鏃，其宗什七，罹茲鞠凶，恫矜在心，悲憤塞胸，救死扶疾，刀圭之從，傷寒雜病，論議橫縱，陰陽五行，芟夷蒙茸，三部九候，譏砭愚蠹，下工掩耳，二豎避蹤，百世之下，誰其保庸。

予亦有俚句云：

論著傷寒紀汗青，光垂醫史發新鏗，治療已見傳三法，診斷尤能辨六經，切脈獨嗤龜管陋，灌腸更比瀉劑輕，活人書讀傾元化，愧煞時醫欲換形。



元化剖腹圖



醫史四傑之三

元化剝腹圖說

華佗字元化，三國時人，（其生卒無確證，約在公元一二至二二之間），精外科，婦幼皆知，相傳操術之神，幾能生死肉白，惜繼起無人，道成絕響。襄陽志載：「元化先生年已逾百，鶴髮童顏，適關羽鎮襄陽，與曹仁相拒，中流矢，矢鏃入骨，元化為之刮骨去毒。」三國志演義本此，因以民間流傳，資為美談，一若確有其事者。惟後漢書三國志、佗傳及裴注引佗別傳，皆不言佗治羽事，羽事亦僅載醫言須刮骨去毒，未識其姓氏，正史未載其事，襄陽志更不足憑信。為羽療毒，當另有其人，蓋出於傳會，故本圖不取為羽刮骨療毒為題材。佗術自是卓絕神妙，正不必以其未曾為羽療毒而有所不足。後漢書方術傳華佗傳載：「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瀉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云云，其用酒服麻沸散，猶今日之施用全身麻醉，以行外科手術也。神膏諒為殺菌生肌之品，惜其方不傳於後世，用藥已莫可考矣。惟其未有可信之遺著留存，故其醫學價值，頗難定評，但自泰西醫術傳入中土，足證剝腹瀉腸，非不可能，其事殆非出於虛構，若然則不獨吾國醫史為傑出之材，即譽為世界外科聖手，亦無愧色。近人以華佗之術之神，或受西學影響，目下雖無確徵，吾人如以此為專門研究之題材，未為不可。麻沸湯方今無流傳，深堪痛惜，手術時情形，以意度之，必甚簡單，用具諒亦甚為粗劣，更無手術檯之設備，自在意中，即一板兩端，端架長凳之最為簡陋之榻，乃始自西晉傳入，名曰胡床，漢時不能有此。其像則本之故宮所藏南薰殿畫像者。洪貫之君嘗題其事：

得道由來自古鮮，異人祕授記當年，養生已演五禽戲，滿世誰描解體篇；
豈獨神方成絕調，最憐奇技失薪傳，外科今日猶推許，手術留芳非偶然。
予亦有句云：

金鍼麻沸事長新，豈等芻蕘過眼陳，斷大出蛇名著魏，瀉腸剝腹術多秦，
共傳神技生枯骨，翻悔奇能抵逆鱗，一自許都沉獄後，千年國手又何人。
又題：

刮骨療創事果奇，瀉腸剝腹訝神醫，養生獨擅長生術，起死先知定死期；
流水戶樞身自健，熊經鵝顧氣常怡，可憐我國刀圭學，竟讓歐西作導師。

